

白話文範

二冊

中等學校用 第二冊

白話文範

商務印書館發行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BOOK II

By

HO CHUNG YIN

1st ed., Aug., 1921

9th ed., Jan., 1927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九版

回(白話文範四冊)

(第二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江都何仲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杭州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白話文範第二冊目錄

洪水與猛獸……………

一

歐戰全史序……………

二

歐遊心影錄楔子……………

七

巴力門逸語……………

一〇

諭妻……………

一四

諭子……………

一六

家訓……………

二二

鈴兒草……………

二三

畸人……………

二九

季遐年……………

三四

荆元……………

三七

最後一課……………四〇

航海……………四五

傳習錄一……………四六

傳習錄二……………四九

君子國……………五〇

桃花山……………五四

玉大人誣盜記……………六二

一個社交問題……………七一

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題詞……………七五

勞動者底覺悟……………七五

范縣署中寄墨書……………七八

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八〇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八三
要做到澈底處·····	八六
我的體育觀·····	八七
孫悟空·····	九〇
我的·····	九八
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	一〇三
『新』『老』都可怕·····	一〇九
許怡蓀傳·····	一一一
新詩三首·····	一二七
縫衣曲(附英文原文)·····	一三四

白話文範第二冊

洪水與猛獸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

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子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幫同疏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新青年）

歐戰全史序

胡適

協約國最後戰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也跟着在中國的協約國國民，興高采烈的慶祝這一次人類史上的空前大紀念。那天我在天安門外的高臺上望着那幾

萬的北京學生的遊街大隊，心裏實在慚愧。我自己問道：『這幾萬學生裏面，有幾個人能知道他們今天慶祝的大事，究竟怎麼一回事嗎？』我想到這裏，心裏覺的這種懵懂的慶祝，實在是可憐可笑。我又轉一念，又問自己道：『假使這幾萬學生裏面，有一兩個人，受了今天的大激刺，不願意這樣糊糊塗塗的慶祝人家的戰勝，很想今天回學堂去研究研究這一次大爭的歷史，——假使有這樣的一兩個學生，他們又到那裏去尋研究的材料呢？有什麼書可讀？有什麼雜誌可參考呢？』我自己又回答道：『沒有』。

這是我們中國一件最可恥的事，我們究竟應該怪誰呢？

我們應該怪我們自己。我們掛起『學者』的招牌，有直接研究外國書報的工具，有翻譯書報的能力，但是對於這樣空前的世界大戰爭，我們竟不曾做出一部『歐戰史』，竟不曾譯出一點關於歐戰的參考材料！自從歐戰開始以來，除了梁任公的一本小冊子之外，竟尋不出一部關於歐戰史料的漢文書！（黃英伯葉叔衡）

的兩種小冊子那時還不曾出來。）這不是我們這班人的大罪過嗎？我又想到歐美各國這四五年來出版的歐戰書報那樣多，記載得那樣詳細，材料搜集得那樣完備；那一方面的情形沒有專書？那方面的意見沒有代表的言論？我想到這裏，回想國內歐戰史料枯窘到如此地步，心裏實在慚愧。

這是我去年冬天在天安門外的感想。我那時恨不能即時邀集一班朋友，日夜趕成許多歐戰史料的書籍。可惜天安門慶祝之後，我不久就奔喪回南，從此以來，我竟不曾有著書譯書的工夫。朋友之中，有幾個注意這項事業的，又都因為太忙了，不能分時間來做書做報。至於那班沒有事做的顧問老爺們和各部的編譯先生們，又覺得『無事』果然可貴，更不肯於無事之中尋出事來做了。

現在梁和鈞林奏三兩位先生做了這部歐戰全史出來，我看見了非常高興。這部書還不曾出全，我不敢亂下批評，但是這部書有三種很大的用處，是我們現在可斷言的。

第一，這部書可補中國今日歐戰參考材料的缺乏。這部書把這一次大戰的各方面——西歐，東歐，南歐，殖民地，陸戰，海戰——都記得很明白，可以使人知道這次大戰的實在情形。從此以後，國內不通外國文字的人，就可以從這書裏得許多參考研究材料。這一層的需要，我在前面已說過，不消重說了。

第二，這部書可以增進中國人的世界知識和世界眼光。這一次大戰，實在不是一場『歐戰』，乃是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但是在漢文裏，『世界大戰』四個字（The World War）還不成名詞，我們中國人的心裏仍舊覺得這是一次『歐戰』。這很可證明多數中國人沒有世界知識，沒有世界眼光。但是平心而論，這也怪不得他們。他們沒有書報可以參考，沒有材料可以研究——報紙上記的大都是魚行狗洞的小新聞，書店裏出版的大都是淪白拆白一類的小書——教他們何處知得一種世界的眼光見識呢？梁林兩位的書，對於此次大戰的遠因近因，以及戰線所及的各方面，參戰各國的政治外交軍事，都能有系統的記載，使讀這書的人自然會

了解一百年來的世界大事，自然會懂得現代世界各國之間的交互關係，自然會明白這一次大戰爭確然不是局部的私鬭，乃是世界文明生死存亡的公鬭；確然不是爲了塞爾維亞一個小地方暗殺了一個老皇太子的報仇之戰，乃是上承一百年世界政局的總毒，下開千百年世界政局的新紀元的一場大事。

第三，這部書出在大戰結局十個月之後，雖然很遲了，但是他有遲出的大好處。當戰爭正烈的時候，人心各有所蔽，事實的真相不容易觀察，是非的真相更不容易了解。現在戰事已完了，意氣稍稍平靜了，從前用來號召的好聽名詞和用來謾罵的醜惡名詞都不大聽見了，各國的真面目都露出來了，紙老虎都戳穿了，在這個時候著一部大戰全史，事實的收集自然很容易，是非的評判也比十個月前更可靠。所以我說梁林兩君的書在這時候出來，不但不是明日的『黃花』，簡直是應時的要品。我很希望梁林兩君做這書的下卷時，能利用晚出的機會，把俄國的大革命，德奧的大革命，美國政策的變遷，交戰各國戰時內部的組織，以及最後戰

事終了的真原因，都能一一的根據最新的材料，根據最近最公的評判，作成一部最新完備最平允的大戰全史。若能做到這個地位，這部書便可替中國一洗五年沒有歐戰史料書籍的大恥了。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

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霧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

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理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入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

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畧來。

巴力門逸話

梁啓超

巴力門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袈裟，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臺上扮的什麼脚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璽天德』，不叫做『赤亞們』，却叫做『士璧架』，翻譯起來，說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

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穀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璧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璧架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自由；